

偏方

那年初春，肖媽媽臥床不起，檢查結果是癌症。醫生說：“儘快動手術，否則，熬不過3個月。”

兒子肖順對媽媽謊稱：“您得的是很厲害的炎症，醫生說需要馬上動個小手術。”

媽媽堅決不答應，她說：“我只相信偏方。”

肖順急得直哭。媽媽也哭了，她說：“你爸當年要是不開刀，說不定至今還健在。門衛李大爺跟你爸得的是一樣的病，人家弄個偏



方就吃好了，都十來年沒復發了。”

肖順去問李大爺，李大爺說他當年是去一個小山村尋的偏方，吃的是一個民間醫生自己研製的藥丸。

肖順按照李大爺寫的地址去那個山里尋找，想不到，那里的村莊全都拆遷了。肖順掃興返回，走着走着，山里雲霧繚繞，路過一片樹林，林間有一間小屋，小屋門口豎着一塊牌子，上面有“偏方鋪”三個大字。肖順欣喜，他低頭進去，只見里面坐着一位白胡蒼蒼的老頭，肖順跟他說明媽媽的病情，老頭說：“我有特效藥。”說完，拿出一大袋藥粉交給肖順說：“每天吃一湯匙，吃完包好。”肖順接下藥，問多少錢，老頭說：“等吃好了再說。”肖順千恩萬謝拿走了藥。

到家後，肖順自己先嘗了一勺，感覺沒啥事，第二天才試着給媽媽服用。

十天後，肖媽媽的胃口明顯好起來，氣色也有好轉；一個月後，她每天都能去公園里打太極了；兩個月後，跟着兒子一起去外地旅遊；三個月後，去醫院做CT，結果陰影全部消失了。

選擇一個晴好的天氣，肖順帶着一沓子錢和媽媽一起去山林里感謝那位老先生，奇怪的是，那個“偏方鋪”連影子都沒有了……

作者耿成竹，筆名：沐洋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太湖東路



小女的哭因

我和妻子帶着三歲的女兒，到城里的妹妹家送人情喝酒，晚上就住在賓館里。因為人多，妹妹就安排我們男客一個大房，女客一個大房。

女兒跟着妻子睡在女房里。不料才一熄燈，女兒就哭着嚷起來：“我要爸爸！我要爸爸！”

爸！”妻子怎么哄也哄不好，只好把她送過來交給我。

可是，我抱着她一開燈，她又哭鬧起來：“我要媽媽！我要媽媽！”我給她講故事，想着法子哄她。可她越哭越兇。沒辦法，我只得又把她送到妻子那邊。

可我還沒回到男房，又聽見她大哭：“我要爸爸！我要爸爸！”

這孩子咋啦？她哭得我心痛，又心煩。

這時，妻子抱着女兒出來了：“輝啊，我們還是另開一間房吧！”

我不解地說：“你瘋了，開一間房得兩三百呢！”

妻子說：“你可能不知道女兒哭的原因。她已經習慣了睡覺的時候，爸爸在身邊，媽媽也在身邊。”

我恍然大悟，同時，心頭酸酸暖暖的。

作者李甫輝：湖北省京山縣錢場中學

鞭策

小的時候，每次犁地，我總會跟在父親身後。

父親總要帶一條鞭子，每當牛們想偷懶時，父親便高高地舉起手中的鞭子，使勁地甩開，鞭子在牛後面的上空炸響，很清脆，很嚇人。可是鞭子卻沒有落在牛身上。儘管這樣，每當鞭子響起時，那兩頭牛都會嚇得拼命往前奔。

我不解，問父親：“您咋每次只是把鞭子舉起來，卻不打牛？”

父親笑了：“牛跟人一樣，雖然不會說話，可它們也懂感情，也知道挨打會疼的，嚇唬一下就行了，只要它們拉犁子耕地就行，真把牛打壞了，靠誰去耕地？不管是人還是牛，只要你對他們好，他們不會無動于衷的。相反，你真打急了，他們興許就不干了，你還能打死他們？只舉鞭子不打牛這叫鞭策，用人也是這樣的道理，把人都逼急了，打跑了，誰去幹活？”

四十年過去了，我成了煤礦的一個幹部。這么多年，我一直記得父親跟我說過的話，一直記着父親高高舉起卻不打在牛身上的鞭子。

半年前，我調到皇藏峪煤礦擔任礦長。沒到礦之前，我聽說這個礦老是出工傷，生產還很被動，幹部職工情緒都很低落。

我到任後不到兩個月，全礦安全生產形勢陡然好轉，全礦幹部職工群情激昂、幹勁倍增。

那天，當地報社記者採訪我：“杜礦長，你這么短時間使皇藏峪煤礦的安全生產變了樣，請問你有啥管理的高招？”

我一笑：“也沒啥高招，我只是買了一根鞭子，一旦那位幹部工作沒干好，我不罰不訓，只讓人把那個幹部的名字掛在牆上，用鞭子朝着名字抽幾下，這叫鞭策，效果比罰錢和訓人強之百倍！”

作者 蔡進步：安徽蕭縣人，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，有作品發表在多家報刊雜誌。

用文字編織歲月

面對我的第二本詩文集(我的第二個寶貝孩子)，總想說點什麼……

時令雖已進入冬天，但窗外仍有濃濃的綠色擠進來。特別是每天上下班在路上，必須經過東湖公園，山嬌水媚，楊柳依依，紅楓璀璨，泡桐金黃，仍舊五顏六色，搖曳多姿，哪有冬天的蕭條和瑟縮，分明比春天更艷麗更純淨。或許是我心里總是春意盎然，達觀快樂。所以一切眼前景色都生機勃勃。是的，我是樂觀豁達之人，傳承了母親的基因。感恩父母，父親的善良，母親的智慧在我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母親素有文學創作天賦，寫起文章來洋洋灑灑信筆千里分外流暢達意。我母親這才能又是傳承了我的外公。我經常在想，我外公在戲劇舞臺上從事表演事業三四十年。當時眾埠處處有戲臺，村村有班子，做戲演戲非常頻繁熱鬧。咿咿呀呀又高又長的腔調攝人心魄，聲傳幾里之外。這就是樂平高腔，是江西贛劇成熟定型的基礎。我外公從來就是表演戲臺上的主角，扛着“老生”大旗經久不衰，演戲精準到位，惟妙惟肖，入木三分，深入人心。戲劇是綜合性的藝術，包括文學、詩詞、音樂、表演等等。外公唱戲之餘就喜歡琢磨詩詞書畫，頗有些雅士風範。於是我常常想，我應該也算是“藝術家”的後代吧。

四十年代出身的父親讀完了初中，在當時農村來說，算是“高級知識分子”。畢業後到鎮上供銷社順利地參加了工作。卻不料一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風暴將我的父親嚇回了家，因為怕“批鬥挨打”(父親不僅特別善良，還有些膽小懦弱)。於是跟着祖父操起了祖傳的磚瓦燒制。長年累月，在我的印象里，父親總是將泥巴捏來捏去，拍打揉搓，然後放進磚塊瓦塊形狀的模具里，壓緊壓實以後，倒出，放在太陽底下曬干，等待進窯高溫燒烤了。燒窯要一個星期時間，這也需要很多技巧和技術，技術把握得好，燒出來的磚瓦青楞楞的有模有樣的才是成功的，否則七翹八歪，顏色黃黃，就是壞了的產品，幾乎賣不出去。……我祖父我父親都是附近十里八村出名的燒窯師傅，技術算是過硬的。這些都是兒時的記憶。現在的我常常想，我的父親跟泥巴打了一輩子交道，如果打交道的不是泥土就好了。製作瓷器幾十年，成了手藝精湛的瓷工，就有可能被評為“非遺傳承

人”了，就有可能也坐在5A景區——景德鎮古窰里，在千千萬萬遊客面前拋頭露面了。晚年的生活就會更好。真是讓我感慨，同是泥巴做文章，結果卻大相逕庭！

話題扯得有點遠。我本來是為我的書寫些後記啥的。或許是年紀大了吧，總喜歡憶舊。過去的能付之一炬嗎？我最好的朋友說的一句話讓我刻骨銘心：年輕不懂事，懂事不年輕。既然年輕時糊塗地就那麼過去了，只好選擇認真地老去好了(三毛語)。人過四十而不惑。近五十知天命之年了。我常常痛徹肺腑地反思自己：人生三立——“立德立言立功”，我該立什麼？官場追求進步我顯然是愚鈍不行了，或者說仕途險惡，人心叵測，這不是我的江湖，不洩渡罷了。那麼，只好爬格子，弄筆桿子好了。

記得前年一個偶然的機緣，我將以前所有的作品整理，稀里糊塗地出版了第一本書《霞映樂安河》，算是對年輕歲月有個草率粗俗的交代。書出了以後，文學詩詞創作便一發不可收拾。不停地寫啊寫啊。文字讓我充實，讓我快樂，讓我忘記痛苦，也是我反擊敵對者最好的武器！二零一六年我走進了詩詞班。在老師和詩友的指點下，日益進步，靈魂境界也迥然不同。詩詞，真的讓人高雅脫俗。不光是

詩詞，還有散文，還有小說，還有楹聯，還有散曲，我都喜歡塗塗抹抹，勾來劃去，誰說中文專業的只擅長一種體裁？我的身體和靈魂一直在路上，不停地讀，不停地走，不停地寫，從沒間斷。自

2015年底累積至今，又堆砌了近7萬字。又有了出書的願望。望着自己寫的文字，就可以感受我血管的溫度。捧着我的書，就是捧着我心凝結而成的寶貝孩子。

日子已經定型了。每天就是上好班，然後就是看書寫書，做好營養餐(我是營養師)，偶爾採探風，偶爾參禪靜心，就是我的生活狀態。我怒斥一切閑言碎語，痛恨一切是非黑白。我喜歡簡簡單單，喜歡透透亮亮，喜歡微風細雨，喜歡一米陽光，喜歡沉默厚重的山水，喜歡和先祖聖賢對話交流……世上的人和事讓我疲憊，離我越遠越好，我無限感激！最喜歡莫過於用文字編織歲月，將自己靈魂的模樣種在紙上。總有一天枝繁葉茂，繁花似錦！

作者王美珍：筆名淡雅如水。中華詩詞學會會員。江西省詩詞學會會員。

婆媳感情有多深 患病期間得體現

今天，筆者專門為讀者朋友講一個“婆媳情深”的真實故事。

家住黑龍江省綏化市明水縣城、今年65歲的魏洪艷，和明水縣人民醫院醫師46歲的劉偉紅是婆媳關係，住一個小區的兩個樓。這娘倆的“婆媳之間關係”怎麼樣？讓事實來說話吧！

2016年7月至10月，婆母魏洪艷患了帶狀疱疹，當地俗稱“蛇盤瘡”。婆母帶狀疱疹長在頭上和眼睛里，火燒火燎的，特別疼痛。劉偉紅和愛人就領着婆、母到縣人民醫院、中醫院看病，還來到省城醫大二院眼科醫院，請到4位專家、教授為婆、母會診，並且在哈爾濱市各個大藥房選購到最解洽的好藥給婆、母帶回來。

劉偉紅克服工作“兩班倒”，又忙又累的困難，每天至少給婆母做、送兩頓飯。她做了、送來了婆母最愛吃的“豆角蓋被”即一鍋出的——下邊是肉炖油豆角、上面是白麵發糕，還有“大豐收”、紅燜肉、涼粉皮，等等。

由於兒媳劉偉紅的精心照料，婆母的帶狀疱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轉。

婆母逢人就說：“我得的這個纏人的病，好的這么快，多虧我兒媳——也是我姑娘劉偉紅啊！”

2017年11月13日上午8時，劉偉紅帶着“胃”病的病情，仍然來到縣醫院心電室上班。下午兩點多鐘，“胃”痛的厲害，她仍堅持在崗——為患者做“心電”檢查。本室的李凌志，她發現劉偉紅臉色灰白，額頭冒汗，急忙說：“劉姐：你不能再堅持工作啦！我扶着你趕

快檢查！”經內科醫生檢查確診：“闌尾炎”，眼看穿孔，必須立即手術！

當日下午6點鐘，婆婆魏洪艷得知兒媳闌尾炎手術，急忙抱着被子、褥子，冒着大雪，直奔縣人民醫院。

當晚7時，劉偉紅手術成功。當魏洪艷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兒媳劉偉紅，心疼得落淚……

當天夜里，魏洪艷和兒子輪流照料接連輸液的劉偉紅。

第三天，劉偉紅術後“排氣”了，回到自己家。婆母放心不下，囑咐兒子：“這幾天你的頭等大事是守護、照看好劉偉紅！”

這幾天，魏洪艷和老伴，為讓兒媳增加營養，儘快康復，他倆每天上午9點上超市選購歡蹦亂跳的魚和新鮮的肉、蔬菜、水果。10點回家做飯。盡心盡力為兒媳做流食、營養豐富又可口的飯、菜。

這幾天魏洪艷先後為兒媳熬做了小米粥、大骨棒湯、鷄湯、新鮮鯽魚……還專門為兒媳製作“銀耳、大棗、蓮子、冰糖羹”，她說：“蓮子養心、銀耳潤肺、大棗提氣、冰糖撤火”，然後，給兒媳送去。

到發稿時的2017年11月20日，已手術7天。

兒媳的臉色由灰色轉為白色，再由白色變為白里透紅的色澤。眼看兒媳婦就要痊癒了，婆母和兒媳的臉上、心上都樂開了花！

這正是——若問：婆媳感情有多深？

結論：患病期間得體現！

作者呂世申：黑龍江省明水縣工商局

奶奶，我還能

那年，同學去參加賽跑，我捶着病腿垂淚。奶奶對我說：“腿不方便不要緊，你還能讀書，以後可以當老師呢！”我轉憂為喜。生活難自理，不能上中學，奶奶對我說：“這沒關係，你還能在家里學習。”我在家里啃着課本，也有滋有味。連站立都困難，我當老師的願望破滅了，奶奶說：“不能當老師不要緊，還能寫字當作家。”她把聽說的保爾的故事講給我聽，我的眼前雲霧消散。

病殘之身每況愈下，從拄着柺杖能到村口走動，到扶着牆壁挪到門口都困難了，四肢還在不斷地萎縮。但奶奶總是對我說：“你還能聽，還能看，還能寫……”

那年，再次接到退稿，加上摔了一跤，我心灰意冷，躺在床上，不吃不喝。連蚊蠅爬到潰爛的雙腳上，我也懶得動一動。

早晨她給我做了一碗雞蛋面，我瘋了一般推開，大吼大叫：“還吃它干啥！我啥也不能！”她端着麵條，揩着眼睛，一步一回頭退出去。

被我吼出門，直到中午都沒有看見她。鄰家三奶進來跟我說：“你怎么你奶奶了？她一個人躲在牆角哭，嘴里念叨着，這可咋辦這可咋辦？”

傍晚，一個朋友來我家，跟我談《紅樓夢》。我說，我沒看過。他嘆息說：“這可是四大名著之一，你學習寫作，沒看太可惜了！”正好奶奶煮熟了飯叫我們去吃，聽到了這番話。

奶奶大字不識一籬筐，拿來個紙片，讓朋友把“紅樓夢”三個字寫上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城里。我們村到鎮里要走八里山路，鎮上到城里要坐五十里公交通車。三奶說：“新洋，你

奶奶不簡單，她能跟你把書買回來，希望你能把書讀進去！”

我眼前浮現起腳步蹣跚的奶奶，心里一股熱流翻涌，下決心要振作起來了……

直到下午四點多鐘，她才踉踉蹌蹌走進屋，額頭的白髮，已被汗水沾在一起，她大聲大氣地說：“孩子，看我給你買啥回來了！”

為了證明我能，我扶着床沿爬起來，挪到桌邊，抱起噴着油墨香的書說：“有這樣好的書看，我一定能成為作家。”奶奶頓時臉燦如菊：“你相信自己能，你就一定能！”

開始，我只為了哄奶奶高興，做個“還能”的樣子。慢慢地，我真的能寫文章了，也陸續發表了。在我們這一帶，現在，很多人已經稱我“作家”了。可是，奶奶卻不在了。

如今，我最大的夢想是出一本書。我想把書捐給奶奶，告訴她，不能走不能跑，但我還能看還能寫，還能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。

作者徐新洋：腦癱殘疾人(肢體殘疾一級)。多年臥床習作。中國寓言研究會閃小說專委會會員，黃石市作家協會會員。在《國內外報刊文、集發表各類作品600余篇。

